



责任编辑：凌 欣

封面设计：黄 楠

死 亡 列 车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32开本10.75印张237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0,700册

ISBN 7-80557-040-X/I·19 定价：3.30元

作者说明

本书中关于美国铁路网、国际恐怖组织和美国国库货币装运的有关情况是准确的。然而为了公共安全的缘故，一些技术性细节已被略微改动。因此，任何一个希望步哈里·马克斯韦尔后尘的人还须自己重新调查。

本书谨献给我的父母劳伦斯·海德和贝蒂·海德。尽管他们一直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但我对书的酷爱却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培育下形成的。

序 幕

伦敦白厅：情报部空中特勤局

全部着便装的空中特勤局的九名小组负责人正坐在遮暗了的放映室里，一边观看着前面银幕上的幻灯，一边听着一位高级谍报官的解说。

“这几张照片是上周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拍下的。照片上的那家咖啡店座落在迪古切·穆拉德路上。大家知道，那里正是恐怖分子的藏身处。在咖啡店路对面的一所公寓里，我们与我们的法国同行吉吉恩安置了一个联合监视组。请看下一张照片。”映着人行道上咖啡店的宽镜头照片换成了一个长着金色细软长发的窄脸青年的近镜头。“他叫迪特尔·哈斯，荷兰人。28岁。他有至少参加过七次绑架活动的嫌疑，同时还被怀疑是1980年5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事件的谋划者之一。下一张。”银幕上又出现了一个愁眉苦脸的长发东方妇女。“天清加代，‘日本赤军’成员，据辨认她参与过洛德事件，还被认出参与过在米兰的一次银行抢劫案。据我们所知，她与一个被阿拉伯人称为萨米拉的妇女有来往，那人名叫富萨科·希吉诺伯。天清加代32岁。请看下一张照片。”银幕上出现了一个犹太人瘦削的脸。他脸色紫红，刮过的胡髭又长长了。“这是莫哈梅特·卡威。29岁。

利比亚人。经意大利的 R 反恐怖小组辨认，他与“约准将多齐尔绑架案”有关联。此人是拉斯·希莱尔训练营的教官，那个训练营是战前纳粹德国的潜水艇基地。他还是一位爆破专家。请看下一张照片。”银幕上出现了一对男女，手挽着手。女的留着深棕色的短发，男的宽胸阔背，略微有些肥胖。“这是丽莎·拉菲奥和拉乌尔·阿顿德雷。人们常发现他们在一起，显然是情人。拉菲奥曾参加过意大利的红色旅，据意方 R 小组辨认，她与意大利前总理莫罗绑架案有关。阿顿德雷早就是一个桑地诺阵线分子，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俩一直潜伏在约旦。阿顿德雷 31 岁，拉菲奥 30 岁。下一个。”幻灯里映出一个眼睛深陷、长着鹰钩鼻子的矮个子男人，他那近似女人气的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他叫阿马·艾克伯。经常与莫哈梅特·卡威联系。他们是好友，可能他们之间还有同性恋关系。当然也是利比亚人，在利比亚托尔卡的主训练营受过训，还在靠近哈瓦那的马坦萨斯军营学习了三个月的爆破课程，在瓜纳博学习了都市游击战的课程。30 岁。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的精神变化无常。或许他是一个虐待狂，真是个下流坯。请看下张照片。”银幕上出现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女人。她留着披肩长发，脸颊骨高高的，有一副时装模特的身材。她穿的裙子和长靴看上去象是美国货，十分华贵。“她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叫安娜利斯·申克尔。德国人。34 岁。事实上她是巴德—米恩霍夫小组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可以说是乌尔里克·米恩霍夫的女门徒。她曾参与过不下四次的绑架活动和三次劫持事件。她被认为是 1975 年袭击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事件的组织者。据辨认她参加了 1979 年在孟哈兹召开的恐怖分子最高级会议。据信她在一系列事件上与号称‘豺狼’的卡

洛斯关系十分浪漫，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她一年多来一直在布拉格郊外卡罗维发利训练营当教官。她无疑是被辨认出来的于上星期进入那家咖啡店的所有人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请开灯。”

房间里的灯光闪亮了，银幕上的那张漂亮的脸庞褪了颜色，渐渐消失了。谍报官走到了银幕前，扫视了一下端坐在他面前的九个人。

“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上述七个人似乎正在计划一项大规模的行动。到此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这一行动计划是以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目标的，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应该通报小组的领导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灰白色头发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的高个男子从放映室的后排座上站了起来。

“辛普森少校？”谍报官问道。

“是的。你刚才说还没有迹象表明该行动小组正在考虑把英国作为目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你已经得知目标国是哪个国家了？”

“我们认为目标国将是美国，”谍报官答道。我们发现，除了申克尔女士以外，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以各种方式前往纽约。申克尔女士可能要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到你们那儿去的那帮家伙可是来者不善啊！”另一名小组的负责人说道。

“情报部同意你的说法，莱尔德上尉。出于礼貌，我们已经把这些照片的副本，连同我们手中的有关他们每个人的档案的副本送给了加拿大骑警局、监视局和美国三角洲小组，并附上了我们对这些人具有的潜在危险的看法。”

“到他们那总比到我们这儿强，”莱尔德说道。

谍报官淡淡地一笑。“一点不假，”他说道，“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现在可以到另外那间房间里去喝茶。”

第一部 准 备 出 发

我从来不想当民间英雄，我只是想发一笔横财。

——哈里·马克斯韦尔

与《花花公子》记者的谈话



1

当马克斯韦尔18岁时，他正在攻读一门偏远学科的二等文凭。那时他象他认识的所有人一样，经常沉迷在“从现在起十年之后我将在什么地方？”的遐想之中。有时他憧憬自己将成为一名学马格丽特·米德小姐的样子在南海某个岛屿上工作的人类学家，或是一名同雅克·斯蒂尤一起工作的海生物学家。但是他最美妙的梦想是栖身于新英格兰一所小型大学的校园里，蓄着胡须，两鬓令人起敬地长出灰白色的长发，口刁烟斗，成为一群群长着美丽的长腿、乳房还未发育成熟的一年级女大学生们在智力和性爱双方面的宠物和追求对象，从而使自己永不衰老。

在哈里 28 岁时——此时，他的梦幻、理想和学位都早已落在他离开伍德斯多克之后的生活低谷中了——为了谋生，他当上了“信使”。他行迹匆匆地往返于摩洛哥与纽约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与美国的迈阿密之间。他就象惧怕警察一样惧怕他的雇主们。他不再考虑十年后的事情，甚至连五年后的事情都很少考虑。当他确实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未来时，他明白那是一个充满时隐时现的幽灵的世界。在那个境界里，他能够奢望的最高理想是美美地睡上一整夜，而不被他的职业偏执狂的恶梦所一次次惊醒。

但他的全部痴心妄想和精心预测都与他这一生第35个年头的现实几乎毫不贴边。作为美国西雅图公司法律顾问的儿子，哈里·马克斯韦尔这个当年稚嫩温雅的青春少年已经成了一个黝黑精瘦而强壮的汉子。他羽毛已丰，智商 145 分，成了华盛顿车站公司的雇员。此时他肩上正用皮带背着一只真空压力喷水器，用水冲洗着“美铁”（全美铁路客运公司——译者）车厢内的三明治包装纸和香烟蒂，这些车厢都是行驶美国东北走廊线的。马克斯韦尔每星期能挣176.50美元。他爬的晋升阶梯有一千级台阶，如果他能一直保持住这一份工作的话，20年之后，他便可以拿到相当于这个数目一半的养老金。这份工作他干了刚刚一年多，唯一的晋升是荣幸地被从午夜开始工作到早晨八点的班换到从早晨八点干到下午四点的班。但正如他们的领班莫斯利喜欢说的那样：“孩子们，你们好赖还有个工作，应该知足啦，傻瓜！”

“千真万确，”哈里对自己说，“千真万确。”事实上，他在贩运了七年可卡因之后还能活着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一年半前他的最后一次贩运活动是在迈阿密一条排水沟附近结束的。当时一支被锯短的枪抵着他的鼻子，另外两个

匪徒则制服了哈里的同伙丹尼尔·彭德哥斯特，迫使他把他们得来不易的那点粉末全部交给了那伙人。这次袭击不仅打破了哈里想成为富翁的美梦，也摧毁了他的神经。他的朋友丹尼尔·彭德哥斯特又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画家，而哈里则在铁路上找了一份工作，暂且干着，同时在寻找更好的机会。但迄今为止什么机会也没有出现。

今天上午他已清洗到了第14节车厢。他在过道中走着，前后挥动着大张着嘴的压力喷水器喷头喷着，不时弯腰钻进座席底下喷着，偶尔也举起那有波纹的塑料管猛击一下头上方的行李架，以防有人把什么物品遗弃在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有些人把废物装在草编袋里，塞进座位与车厢壁之间的缝隙中。而这种情况在他打扫的每一节车厢里至少能遇到两次。每当遇到了这种情况，他总是不得不关掉喷水器，用手拽出袋子，然后再重新开始他的例行清扫。他不敢不理睬这些“填充物”，因为莫斯利在车厢进入分类轨道集合，等候编组前都要逐一进行检查。就莫斯利的标准而言，每一个编组——铁路上描述由不同车厢组成的一趟列车的术语——都得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油光锃亮，连一点痕迹也不允许有。莫斯利是个胸部宽得同身高不相称的人。他在华盛顿车站干了35年的编组工作，他对自己把段上管得一尘不染深感十分自豪。漏过一个填充物被他发现，就足以使你被贬回去打夜班；发现两个，将会使你去推“蜜糖车”——推着粪车去掏厕所；如果发现三个，除了要把你解雇之外，莫斯利还会狠狠地诅咒你，叫你永远见鬼去。

当哈里来到车厢尽头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堆几乎有一尺高的垃圾，斜着靠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壁上。

即使是事过一年之后，仍然使哈里禁不住感到惊讶的是

在“美铁”一节客车车厢里的80个人——在卧车中就更少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怎能积起那么多的垃圾。经过长途运行的车是最糟糕的，特别是“蒙特利尔号”列车，即每天进站的“加拿大铁路客运公司”与“美铁”共同经营的列车。这趟车在700英里的旅途中每次都能产生足以装满二到三辆大卡车的垃圾。702次列车几乎是一样糟。“国会号”列车每日往返于芝加哥与华盛顿之间，在那足有775英里的路途上有足够的时间积起成山的废物，让哈里和其他清洁工们去扫除。幸运的是，国会号在中午才进入华盛顿车站，而当车厢与车头脱钩后被甩进维修场时，这趟列车的清扫工作已成了夜班工人的事了，他本人则没什么事情可干了——至少只要他在一天中不曾漏过一个垃圾“填充袋”时是这样。

尽管他的工作又脏又乱，但它也的确有几分乐趣。在每一个工作日里，哈里总要清扫大约40到50节从各角度甩进华盛顿车站停车场的车厢。只需稍加挑选，哈里就能检出大量的来自底特律、芝加哥、波士顿、纽约、费城、新奥尔良、坦帕、杰克逊维尔以及迈阿密的报纸和杂志。除了这些报刊杂志之外，偶尔还能拾到情书、小珠宝、钱、书籍，有时甚至还有被忘在头顶行李架上或座席底下并被车站的搬运工人也忽略过去的行李。任何值钱的东西按规定都应交给车站的拾物招领处，但是莫斯利和其他领班对大多数“小偷小摸”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失主提出的遗忘物品报告只意味着公文旅行和有关的人白白浪费时间。而且拾物招领处也并不干什么事。在保养室里的那台彩色电视机已经放在那两年了，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打听它，更不必说提出索还要求。

当车厢里的垃圾被收集起来，堆放在连廊里时，哈里解

下喷水器的背带，从他腰带上的袋子里拉出一只特大号的垃圾包，开始装了起来。每当他装完一只垃圾包，他便把它从通往站台的门廊里向他的电动保养车后部的垃圾堆扔去。

直到他在扎紧最后一只垃圾包口时，他才注意到通向下一节车厢的门廊。他清扫的这列列车上的所有其他车厢都是“普尔曼标准车辆厂”五、六十年代制造的，门上装有标准的拉柄和大玻璃窗，使你能够看到下一节车厢。但现在他面前的这扇门连窗户都没有。三条链子穿过牢牢固定在门框上的巨大带眼螺栓，把门死死封住，使之与列车的所有其他车厢隔开。在应装拉柄的地方焊着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板，板的中央是一把重型的圆锁。

出于对这一严密防卫措施的好奇，哈里·马克斯韦尔把最后一包垃圾掷到垃圾堆上，下了三级梯阶来到了充满阳光的站台上。他把手伸进连裤工作服的胸袋里，掏出一包残缺不全的“好运”牌香烟，从烟盒与外层的玻璃纸间抽出一根他放在里面备用的点煤气炉用的粗头火柴，划火点燃了一支烟。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眯着眼睛打量着那节有着奇特入口的车厢。

一开始他以为那是一节行李车，同他遇到过的其它行李车一样是偶然被甩进车场的。但他几乎是立刻就推翻了这一判断。他曾经见到过的行李车都没有成排的窗户，而是有一对或是两对很宽的大门。而这节车厢却有一排车窗，三扇小门——两端各一扇，中间还有一扇。

哈里迅速地环顾了一下站台的四周，除了一排排延伸到远处的空车厢外，车场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没有莫斯利和他那辆巡回清扫时乘坐的石灰蓝色的车。哈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扔掉烟蒂，上前把脚伸进那节车厢离他最近的那扇

小门下方焊在车体上的三级铁梯的最下级，身体向上一用力抓住了那只突出的U形把手。他朝后拉动把手，那扇门便滑回夹缝中去了。他双手拉着那道黑暗的门道两侧的把手，迈进了车厢。

车厢里象一间阴暗的地窖一样，只有从车厢两侧的窗户里斜射进来的道道阳光，照亮着成千上万颗缓慢舞动着的金色尘埃微粒。哈里咧咧嘴笑了笑。在他孩提时代，他曾对这种光柱十分恐惧。每当遇到这种光柱，他总是象其他人绕过梯子那样绕过它们。他认为灰尘一定是被光的磁力所吸引。直到他5岁时他才震惊地发现尘埃微粒实际无处不在。

这节奇怪的车厢被明显地分成三部分。前一部分基本上被一面从地面到天棚的有车体一半宽的菱形花格粗钢丝网栅严严实实地隔开了。中间部分摆放着一对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一张小咖啡桌和一台酒吧用冰箱，冰箱上放着一只单头煤气炉。在冰箱旁的墙上是刷着油漆的样子古怪的金属钩、栓爪和挂锁。哈里立刻认了出来：这是一个四层高的枪架，只是上面没武器。从支撑架的尺寸来看，这可能是敌机关枪或猎枪的枪架。

紧挨着他在连廊里首先注意到的那扇门的最后部分象是某种通讯中心。那里摆放着一把木制办公转椅，椅子前面的一张普通金属台桌上错综复杂地排列着一些无线电设备。哈里穿过车厢，来到无线电桌前仔细察看着，他的脚步在车厢里沉闷地回响着。他曾在俄勒冈州一家大型汽车运输公司当了近两年的预备驾驶员，此时他意识到他眼前摆着的是私人无线电通讯波段使用者的人间天堂。桌上有一台全波道扫描接收仪，一台单边频率装置，一台大型的通用汽车公司基础无线电发射机组，还有一对样子显得专用性很强的手动装置。

哈里靠在椅子上，轻击了一下基础装置上的电源开关，大尺寸电子显示板立刻亮了起来，显示出：164.25。显然这个发射装置被锁定在A级注册的无线电波带中甚高频带上端的一个频率上。该频率与设备一样，专业性都很强。哈里发现从无线电发射机的后部曲曲弯弯伸出一根细细的导线。他的眼睛追寻着这根导线，发现顺它着车厢后壁穿过车厢顶，伸向一个圆形的小通风孔栅。是天线！

“马克斯韦尔！”这一声象手枪子弹一样炸响。是莫斯利，这个五英尺高的人有着十英尺高的嗓音。

“讨厌的家伙，”哈里做了个怪脸，低语道。他迅速关掉发射机，朝开着的车厢门走去，仅用了三大步就穿过了车厢。

站台上，莫斯利正坐在他的高尔夫车的座上等着，一顶鲜桔红色的保护帽低低地压在他那滚圆的脑瓜上。在哈里看来，活着的人没有一个看上去比伯特伦·奥维利·莫斯利更象埃尔默·福德的了。

“该死的马克斯韦尔！你在那里搞什么鬼？”

“随便看看，”哈里答道。“我想也许我应当把这节车厢和其它车厢一块都扫扫。”

“胡扯，”莫斯利仰脸朝他骂道，“你又把你那臭知识分子的小聪明用到根本不该你管的事情上了。”哈里是莫斯利手下唯一的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而称他为知识分子是莫斯利用来讽刺他的常用手段。

哈里转身爬下短梯，一只手拉上门。他跳到站台上，转身再次面对着他的上司。矮胖子领班满脸闪耀着晶莹的汗珠。他被那紧紧绷在身上的带拉链连裤工作服裹着，看上去活象一根活动着的香肠。哈里几乎要忍不住放声笑起来。但他

心里清楚，他只要一笑就必然砸掉自己的饭碗，所以他急忙咬住嘴唇，板住了脸。

“马克斯韦耳，你竟敢上到那里去，我真该烧了你的屁股。你知道吗？就凭你上那里去这一点你就会坐牢的。”

“就因为我看了一眼那节旧行李车？”哈里说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决不是行李车，但是在莫斯利的内行面前装聋作哑曾几次使他免于遭难。

“我的上帝！”莫斯利咕噜了一句。“看起来，你们这些小混蛋现在对铁路上的事情简直是一无所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夸张地摇晃着脑袋，徐徐地把气呼了出来。“那不是什么行李车。你看见那节车厢上有‘美铁’的彩色线条标志了吗？有其它什么公司的标志吗？”

哈里知道他此时应该怎么做。他回过头来看看那节车厢，然后转过身来对莫斯利说：“没有。”

“那是因为它不属于‘美铁’，也不属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不属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或那该死的罗克艾兰铁路公司。那是一节铁路邮车，小子！那是在五十年代初由巴德公司的人制造的真正的铁路上的邮局。是第一流的。你刚才侵犯的是联邦政府的财产，马克斯韦耳。”

“我好象记得他们好些年前就停止用火车运送邮件了，”哈里说道。

“是的，”莫斯利答道，“在1962年那种业务就取消了。现在邮局已不用那种车了。是财政部在用。它每逢星期天挂在‘猫头鹰号’直达特快列车上运行，就是所有那些外交官们星期一早晨乘坐着回联合国总部的那趟专车。等我们今天下午开始给那趟车编组时，这个地方就会布满财政部的警察和秘密警察。如果他们知道你上过那节车厢，他们会要你

的脑袋，小子！”

哈里皱了皱眉头。“我知道秘密警察是负责保护联合国代表的，但这与财政部有什么相干？”

莫斯利郑重地从他的驾驶座上站了起来，挺了挺已经把连裤工作服绷得紧紧的胸脯。

“为了钱，马克斯韦尔，”他说道，“为了世界上所有的该死的钱。他们每星期一次从纽约和波士顿的联邦储备银行造币局运出一批新货币。这是我的时间表上最重要的一列火车，马克斯韦尔。可惜你理解不了这种责任。”

“是的，我猜不到，”哈里说道。

“从现在起你这个蠢货该安分守己了，”莫斯利说道。他发动了高尔夫车嘟嘟响的小发动机，用两只肥大的手抓住操纵杆。“只要你再碰那节车厢一下，那么你就不是向我莫斯利解释了，而是直接回答那该死的联邦调查局的审讯了。懂了吗，马克斯韦尔？”

“懂了，先生，”哈里说道，并抬手作了个手势，他知道莫斯利会把这种手势作为一种敬意来理解。那个胖得圆滚滚的领班微微点了点头，挂了上车挡，然后朝哈里有意蹙了蹙眉头，便急速掉转高尔夫车的车头，沿着站台驶了回去。他在第一个横道口向左转弯，便从视野里消逝了。哈里直等到他不见踪影了才转过身来，久久地注视着那节铁路邮车，沉思着。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伫立在那里，突然有了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近似宗教体验的神圣感觉。有五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形，如同60年代彼得·麦克斯的风格一样，宛如梦幻。又如同当年费尔摩尔总统的招贴画一样，扑朔迷离的幻境中显现出五个潦草难辨但却憾人心魄的大字：

“为什么不干？”

联邦调查局的老特工们不会死，也不会衰老退位；他们最后总是出现在公园的长凳上，剥着桔子皮，叹息着他们失去的青春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对沃尔特·林伯格来说，这的确是实话。因为他此时恰恰正在这样做。他剥完一只桔子，把它一瓣瓣地分开，然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一瓣接一瓣地吃起来。他在阳光下眯着眼斜视着联邦调查局的 J·埃德加·胡佛大楼，这座建筑物简直象一座堡垒一样。无聊之中他想到，如果他身上多点色情受虐狂的心理，他就可能在公园的林荫路旁，或在自然博物馆的对面，或在某个能够顺着林荫路看到华盛顿纪念碑的地方选一条长凳。但无论是春季还是夏季，他总是每天带着牛皮纸袋装着的午饭来到宾夕法尼亚路第七和第九条大街之间的小公园里，坐在一棵枫树阴影下的一条长凳上。这条长凳的战略位置使他能够清楚地观察到这座新建联邦调查局大楼的三个角度，而每天不断地凝视总是勾起他对往事的记忆。

50岁的沃尔特·林伯格已经为联邦调查局整整工作了半生，他脸上深深刻着的皱纹有些人说看上去很象詹姆斯·科伯恩的。比起他此时穿的买现成的 J·C·彭尼三件套西装领子上别着的金钥匙服役勋章来，他脸上的皱纹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一生的种种不凡经历。

沃尔特·林伯格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历史是辉煌的。他的父亲在联邦调查局还称作司法部所属的总情报局时就加入了该局，直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去世为止。沃尔特曾把他父亲作为偶像来崇拜。尽管他毕业于乔治敦大学法律学